

她一生的秘密

一个世纪有多少秘密，一个女人就有多少秘密。

[澳] 凯特·莫顿 著 文微 译



Kate Morton

The Secret Keeper

文匯出版社

她一生的秘密

[澳]凯特·莫顿 著 文微 译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她一生的秘密 / (澳) 凯特·莫顿著 ; 文微译.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496-2058-6

I. ①她… II. ①凯… ②文… III. ①长篇小

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51298号

THE SECRET KEEPER by Kate Morton

Copyright © Kate Morton, 2012

First published in 2012 by Allen & Unwin Pty Ltd, Sydney, Austral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len & Unwin Pty Ltd, Sydney, Australi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7-884

她一生的秘密

作 者 / (澳) 凯特·莫顿

译 者 / 文 微

责任编辑 / 戴 铮

特邀编辑 / 夏文彦 任俊芳

封面装帧 / 刘 倩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mm × 1270mm 1/32

字 数 / 373 千字

印 张 / 17

ISBN 978-7-5496-2058-6

定 价 / 62.00 元

侵权必究

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激发个人成长

Kate Morton

The Secret Keeper

献给西尔瓦

我的朋友、经纪人、拥护者

目 录

第一部 洛瑞尔	001
第二部 桃 莉	143
第三部 薇薇安	343
第四部 桃乐茜	497
致 谢	532

第一部
洛瑞尔

1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英格兰的偏远乡下坐落着一座农舍。农舍是半木质结构，西墙上的白漆轻微剥落，铁线莲顺着斑驳的墙壁往上爬。烟囱上炊烟缭绕，一看就知道炉子上正煨着好吃的。农舍后的布局像是菜畦的模样，嵌着玻璃的铅质窗户闪着骄矜的光，屋顶上的瓦片鳞次栉比地排列着。

农舍四周围着土里土气的栅栏，一扇木门隔开了平淡无奇的花园和两边的草地。远处是成片的灌木丛。树丛里枝繁叶茂，一条小溪轻快地淌过岩石，在阳光和阴凉中穿梭躲闪。几百年来，它一直都是这般模样。但农舍这里听不到小溪的声音，小溪离得太远了。农舍孤零零地蜷缩在尘土飞扬的长路尽头。虽然这也是乡村公路的一段，但路上的行人根本看不到这里。

除了偶尔的微风，一切都是静止的，一切都是悄然无声的。一对白色的呼啦圈靠在紫藤花架起的拱门上，彰显着去年流行的时尚。绿色的洗衣篮里，一只戴着眼罩的泰迪熊坐在挂篮当中，居高临下，用悲天悯人的目光打量着周遭的一切。一辆装着盆盆罐罐的独轮手推车，安然立在农舍一旁。虽然周遭寂静，也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寂静，整幅画面萦绕着意料之中的浓情厚意，就像

演员登台前的剧院舞台。所有的可能性都在面前延展开来，命运还没被大环境封锁。

“洛瑞尔！”远处传来一个孩子不耐烦的声音，“洛——瑞——尔——你在哪儿？”

静谧的时光就此结束。剧院的灯光暗了下去，幕布徐徐拉起。

一群母鸡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在花园小径的砖缝中啄食，阳光下，一只松鸡拖着长长的影子慢慢走过花园，附近草地上的拖拉机轰隆隆地活了过来。高高的树屋里，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躺在地板上，用力吮吸着柠檬糖片，她用舌头将糖片抵向上腭，叹了口气。

* * *

让她们一直找自己真是残忍，她想。但外面热浪滚滚，她又怀揣着自己的秘密，捉迷藏这项幼稚的游戏实在是过于劳心劳力，她不想露面。而且，找人也是一项挑战。爸爸常说要公平公正，她们要是不尝试一下，就永远也学不会。洛瑞尔总是能比别人找到更好的藏身之处，这也不怪她。虽然妹妹们年纪比她小，但也不是襁褓之中的婴儿了。

无论如何，她并不想被找到。至少今天，至少此时此刻，她不想。她只想静静躺在这里，放任轻薄的棉布裙在裸露的腿上轻舞，放任关于他的念头在脑子里自在奔涌。

比利。

闭上眼，比利的名字就歪歪扭扭地出现在黑暗中。霓虹，眼前全是艳粉色的霓虹。她感到皮肤一阵刺痛。她把柠檬糖片翻了

个个儿，这样中间的空心部分就在舌尖上稳稳地立了起来。

比利·巴克斯特。

他从黑色太阳镜后面凝视她的样子，他微笑时嘴角向一侧翘起的样子，他那一头桀骜不驯的深色头发……

她和比利刹那间就电光石火。不过据她所知，真爱就是如此猝不及防。五个星期前，她和雪莉刚下公交就看见比利和他的朋友在舞厅外面的台阶上吸烟。彼此眼神交汇时，洛瑞尔真庆幸自己刚用周末的薪水买了一双新的尼龙袜，现在看来真是划算。

“出来吧，洛瑞尔。”说话的是艾莉丝，天太热，她的声音也无精打采的，“你为什么不肯规规矩矩地玩游戏呢？”

洛瑞尔把眼睛闭得更紧了。

那天，他们把所有的舞曲都跳了个遍。乐队的节奏越来越快，她一丝不苟地照着《邦蒂》杂志封面做的法式髻发已松松垮垮。虽然脚有些疼，她还是不停地跳着舞着。最后，一直被晾在一旁的雪莉忍无可忍，像个长辈似的冲到她身边，告诉她回家的末班车就要开走了，不知她心里是否还有宵禁这回事。她这才停下了舞步。雪莉其实非常清楚，洛瑞尔才不在乎什么宵禁呢。雪莉不耐烦地用脚尖叩着地板，洛瑞尔面色绯红地跟比利说再见，比利一把抓住她的手，把她拉到自己身边。洛瑞尔内心深处清楚地明白，这个闪耀着光芒的美丽时刻，一直都在等待着她……

“噢，随你的便吧！”艾莉丝的声音清晰起来，还夹杂着几分愤怒，“可别怪我们没给你留生日蛋糕。”

已过正午，日头西斜，一丝热气从窗户中溜进树屋，洛瑞尔的内眼睑被热气熏成了鲜红色。她坐起来，却迟迟没有起身离开。艾莉丝的威胁击中了她的软肋——母亲烤的维多利亚海绵蛋

糕相当美味，洛瑞尔对此没有任何抵抗力。可她心里并不怕，因为她知道，切蛋糕的刀落在厨房的桌子上了。先前大家忙着找野餐篮、地毯、气泡柠檬水、浴巾和新收音机，随后又像退潮似的蜂拥出家门，刀子就是在那时落下的。借着捉迷藏的名头，她折回这间凉爽昏暗的屋子拿包裹的时候，看见蛋糕刀就躺在果盘边上，果盘的把手上还系着红色的蝴蝶结。

这把蛋糕刀很有些年头，它切过尼克森家族的每块生日蛋糕、每块圣诞蛋糕，乃至所有庆贺时刻的蛋糕，母亲是它的忠实拥趸。所以，洛瑞尔清楚，除非有人被支使回来找这把刀，否则她都是自由的——为什么不享受这难得的自由呢？在他们这样的家庭里，安静的时刻比母鸡的牙齿还稀少，家里总是有人在进进出出，他们挥霍着隐私就如同在亵渎圣物。

今天，她尤其需要时间独处。

包裹是和上周四的邮件一起送过来的。感谢苍天，遇见邮递员的是洛丝，不是艾莉丝或黛芙妮；谢天谢地，更不是妈妈。拿到包裹的时候，洛瑞尔就知道是谁寄的了，她心里明镜似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但她还是故作镇定，嘴里结结巴巴地说着雪莉、乐队，还有她借来的唱片。她这番含糊其词压根儿没必要，洛丝的注意力早就转移到篱笆桩子上停着的蝴蝶上去了。当然，这样再好不过了。那天晚上，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脱口秀节目《音乐评审团》，艾莉丝和黛芙妮争论克里弗·理查德和亚当·费斯谁更厉害，吵得热火朝天。父亲感叹亚当的美国口音糟透了，又悲叹整个大英帝国的口音越发粗俗不堪。洛瑞尔悄悄溜了出去，她钻进卫生间，反锁上门，然后蹲在地板上，后背紧紧抵着门。

她颤抖着手指拆开了包裹。

一本包了书皮的袖珍书掉落在她手中。透过包装纸，她看见书名——《生日聚会》，是哈罗德·品特^①的作品。洛瑞尔激动得有些发抖，忍不住想要尖叫。从那天开始，她就把这本书放在枕套中，每晚枕着它入眠。虽然这样并不舒服，但她就想离它近些，她需要靠近它，这很重要。

洛瑞尔虔诚地相信，人有时候会遇上十字路口，有些事会突然发生，猛然改变生命的进程——品特的剧本首次上映就是这样的十字路口。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后，她就一门心思想去观看。个中缘由，她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她告诉父母，自己要去拜访雪莉；另一边，她又要雪莉发誓一定守住这个秘密，然后她就搭上了去剑桥的汽车。

这是她第一次独自外出。坐在昏暗的艺术剧院里，看着斯坦利的生日聚会一步步变成噩梦，洛瑞尔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觉醒。面色潮红的巴克斯顿家的小姐们每周日早晨在教堂经历的就是这样的觉醒吧！洛瑞尔发现，让小姐们激动的是新来的年轻牧师，而不是上帝的教诲。坐在剧院的廉价座位上，剧中人物的命运在她的心中百转千回，最终和她自己的命运纠缠在一起。这时候，她的脸欣喜地红了起来。这种感觉无法言喻，但她心里非常清楚：生命中原来有许多值得期待的事情，它们在静静地等待着她。

这种精神上的觉醒成了她独自守护的秘密，但她心里并不清

① Harold Pinter, 1930—2008, 英国剧作家、导演，他的著作包括舞台剧、广播、电视及电影作品。2005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若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楚该拿它怎么办，也不知该如何将这一切告诉别人。直到那天晚上，比利拥抱了她，她的脸紧紧贴在他的皮外套上，她忍不住把这种感觉告诉了比利……

洛瑞尔从书里取出比利的来信，又读了一遍。信中只有寥寥数语，说周六下午两点半他会骑着摩托车在小巷尽头等她，他要带她去海边看他最喜爱的那个可爱地方。

洛瑞尔看了一下腕表，距离约定的时间不到两个小时。

当洛瑞尔讲《生日聚会》和她的观后感时，比利点点头，跟她聊起伦敦的事，聊起剧院和他在不知名的夜店里见到的乐队。洛瑞尔觉得希望在眼前闪闪发光。之后，他吻了她——这是她的初吻。她脑子里似乎有灯泡炸开，整个世界一下子变得煞白煞白。

她溜到黛芙妮放化妆品的地方，那儿立着一面小镜子。洛瑞尔打量着镜中的自己，检查两边眼角处的黑色眼影是否均匀，那可是她费了好大一番工夫画的。眼影看上去无可挑剔，洛瑞尔用手抹了抹刘海，让它更顺滑一些。同时，她尽力回想，看自己有没有忘记什么重要的事情。毛巾已经准备好了，泳衣也已经穿在连衣裙里面了。她告诉父母，要在霍奇金斯夫人的沙龙上多待几个小时，帮她清扫清扫。

洛瑞尔从镜子前扭过头，咬着指甲尖儿。偷偷摸摸不是她的性格，真的不是。她是个好女孩儿，每个人都这么说——老师、朋友们的母亲，还有霍奇金斯夫人。但她有什么办法？她该怎么向母亲和父亲解释这件事呢？

虽然父亲和母亲非常喜欢讲述他们相遇的爱情故事，但洛瑞尔敢确定，他们从来不知道爱为何物。噢，他们的确深爱着彼此，但他们的爱情是安安分分波澜不惊的老式爱情，那种爱情不

过是肩膀靠着肩膀，一杯茶接着另一杯茶，就那样过完一生。她才不要那样子。洛瑞尔厌恶地叹了口气。或许，父亲和母亲都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另一种爱情，充满了绚烂的花火，装着两颗怦怦跳跃的心，还有——想到这儿，她的脸红了——肉体的欲望。

一阵热风传来远处母亲的笑声。恍惚之间，洛瑞尔觉得自己站在了人生的一道峭壁前，这种感觉让她很欢喜。亲爱的妈妈，她美好的青年时代蹉跎在了战争中，但这并不是她的错。她跟父亲相遇结合的时候已经二十五岁了。孩子们到了需要鼓励的年龄时，她往往还茫然无知，还在炫耀自己折纸船的手艺。今年夏天，她的头等大事就是赢得了乡村园艺俱乐部的奖项，报纸刊登了她的照片——不仅是当地报纸，伦敦的报刊也在当地新闻板块大幅刊登了妈妈的照片。雪莉的律师父亲兴致勃勃地将这篇报道从报纸上剪下来，送到洛瑞尔家人面前。父亲把报道贴在新买的冰箱上，母亲对此颇为尴尬，一副半推半就的模样，却并未主动把它揭下来。母亲种的红花菜豆特别长，她对此非常自豪。瞧吧，这就是母亲。洛瑞尔从嘴里吐出一小块指甲。对一个会为红花菜豆感到骄傲的人来说，欺骗比强迫她接受世界已经改变的事实要好些。

洛瑞尔在撒谎这方面没什么经验。无论人前还是人后，她所有的朋友都认为，洛瑞尔一家子的关系十分亲密。如果相爱是场罪的话，在外人看来，尼克森家的人早已罪孽深重。但最近，洛瑞尔的感觉变了。虽然她的行为举止一如既往，但她心里清楚，自己和家里人之间出现了一种陌生的距离感。夏天的微风将一缕发丝吹上洛瑞尔的脸颊，她皱起眉头。晚上，大家围坐在餐桌旁，父亲慈爱地讲着蹩脚的笑话，大家非常捧场地哈哈大笑。洛瑞尔觉得自己仿佛是个局外人，对这一切冷眼旁观。那些欢笑着

的家人像是共坐在一节火车车厢里，一起摇响古老的家庭节奏。只有洛瑞尔独自站在站台上，看他们逐渐远去。

事实上，即将远行的人是她。洛瑞尔已经做好了功课：皇家中央演讲和戏剧学院就是她要去的的地方。她想，如果父亲和母亲知道自己要离开，会说些什么呢？他俩都没多少社会经验，洛瑞尔出生之后，母亲连伦敦这样近的地方都没有去过。别说是让他们在昏暗的剧院看演出了，就连洛瑞尔这个家中长女有搬去伦敦的想法，都足以让他们俩急得中风。

树屋下面，刚洗好的衣服湿漉漉的，在晾衣绳上晃来晃去。牛仔裤的两条裤腿相互触碰，那只有只翅膀的母鸡被吓得咕咕直叫，在原地兜来兜去绕圈子。尼克森奶奶很讨厌这条裤子：“你这样特别掉价，洛瑞尔，一个女孩子穿着这样的裤子整天瞎晃悠实在不成样子。”洛瑞尔将白框太阳镜往鼻梁上推了推，背靠在树屋的墙壁上。

战争是父母心头的隐忧。虽然它的硝烟已经散去了十六年——洛瑞尔也已经十六岁了——世界早已今非昔比。防毒面罩、制服、配给卡以及战争所留下的一切，都被父亲装进卡其色行李箱，扔到阁楼上。但悲哀的是，有些人还是意识不到这一点。所有二十五岁以上的人都是如此。

比利说，他们那辈人是不会懂这些道理的。他说，这就是所谓的“代沟”，跟他们解释自己的想法没有任何意义，他一直带在口袋里的亚伦·西利托^①的那本书里就是这样说的。大人没法理解自己的孩子，要是哪天他们真的理解了，一准儿是你哪里出了问题。

^① Alan Sillitoe, 1928—2010, 20世纪50年代英国作家，无产阶级文学派成员之一。